紅樓夢/第01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十五回　王鳳姐弄權鐵檻寺　秦鯨卿得趣饅頭庵

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水溶頭上戴著洁白簪纓銀翅王帽，穿著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，繫著碧玉紅鞓帶，面如美玉，目似明星，真好秀麗人物。寶玉忙搶上來參見，水溶連忙從轎內伸出手來挽住。見寶玉戴著束髮銀冠，勒著雙龍出海抹額，穿著白蟒箭袖，圍著攢珠銀帶，面若春花，目如點漆。水溶笑道：“名不虛傳，果然如‘寶’似‘玉’。”因問：“銜的那寶貝在那里？”寶玉見問，連忙從衣內取了遞與過去。水溶細細的看了，又念了那上頭的字，因問：“果靈驗否？”賈政忙道：“雖如此說，只是未曾試過。”水溶一面极口稱奇道异，一面理好彩絛，親自與寶玉帶上，又攜手問寶玉幾歲，讀何書。寶玉一一的答應。

水溶見他語言清楚，談吐有致，一面又向賈政笑道：“令郎真乃龍駒鳳雛，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，將來‘雛鳳清於老鳳聲’，未可量也。”賈政忙陪笑道：“犬子豈敢謬承金獎。賴蕃郡餘禎，果如是言，亦蔭生輩之幸矣。”水溶又道：“只是一件，令郎如是資質，想老太夫人，夫人輩自然鐘愛极矣，但吾輩後生，甚不宜鐘溺，鐘溺則未免荒失學業。昔小王曾蹈此轍，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。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，不妨常到寒第。小王雖不才，卻多蒙海上眾名士凡至都者，未有不另垂青目。是以寒第高人頗聚。令郎常去談會談會，則學問可以日進矣。”賈政忙躬身答應。

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來，遞與寶玉道：“今日初會，倉促竟無敬賀之物，此是前日圣上親賜鶺鴒香念珠一串，權為賀敬之禮。”寶玉連忙接了，回身奉與賈政。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。於是賈赦、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輿，水溶道：“逝者已登仙界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。小王雖上叨天恩，虛邀郡襲，豈可越仙輀而進也？”賈赦等見執意不從，只得告辭謝恩回來，命手下掩樂停音，滔滔然將殯過完，方讓水溶回輿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宁府送殯，一路熱鬧非常。剛至城門前，又有賈赦、賈政、賈珍等諸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祭，一一的謝過，然後出城，竟奔鐵檻寺大路行來。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，讓坐轎上馬，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，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。鳳姐兒因記挂著寶玉，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強，不服家人的話，賈政管不著這些小事，惟恐有個失閃，難見賈母，因此便命小廝來喚他。寶玉只得來到他車前。鳳姐笑道：“好兄弟，你是個尊貴人，女孩兒一樣的人品，別學他們猴在馬上。下來，咱們姐兒兩個坐車，豈不好？”寶玉聽說，忙下了馬，爬入鳳姐車上，二人說笑前來。不一時，只見從那邊兩騎馬壓地飛來，離鳳姐車不遠，一齊躧下來，扶車回說：“這里有下處，奶奶請歇更衣。”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，那人回來說：“太太們說不用歇了，叫奶奶自便罷。”鳳姐聽了，便命歇了再走。眾小廝聽了，一帶轅馬，岔出人群，往北飛走。寶玉在車內急命請秦相公。那時秦鐘正騎馬隨著他父親的轎，忽見寶玉的小廝跑來，請他去打尖。秦鐘看時，只見鳳姐兒的車往北而去，後面拉著寶玉的馬，搭著鞍籠，便知寶玉同鳳姐坐車，自己也便帶馬赶上去，同入一庄門內。早有家人將眾庄漢攆盡。那庄農人家無多房舍，婆娘們無處回避，只得由他們去了。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、寶玉、秦鐘的人品衣服，禮數款段，豈有不愛看的？

一時鳳姐進入茅堂，因命寶玉等先出去頑頑。寶玉等會意，因同秦鐘出來，帶著小廝們各處游頑。凡庄農動用之物，皆不曾見過。寶玉一見了鍬、橛、鋤、犁等物，皆以為奇，不知何項所使，其名為何。小廝在旁一一的告訴了名色，說明原委。寶玉聽了，因點頭歎道：“怪道古人詩上說，‘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’，正為此也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又至一間房前，只見炕上有個紡車，寶玉又問小廝們：“這又是什麼？”小廝們又告訴他原委。寶玉聽說，便上來擰轉作耍，自為有趣。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丫頭跑了來亂嚷：“別動坏了！”眾小廝忙斷喝攔阻。寶玉忙丟開手，陪笑說道：“我因為沒見過這個，所以試他一試。”那丫頭道：“你們那里會弄這個，站開了，我紡與你瞧。”秦鐘暗拉寶玉笑道：“此卿大有意趣。”寶玉一把推開，笑道：“該死的！再胡說，我就打了。”說著，只見那丫頭紡起線來。寶玉正要說話時，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：“二丫頭，快過來！”那丫頭聽見，丟下紡車，一徑去了。

寶玉悵然無趣。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。鳳姐洗了手，換衣服抖灰，問他們換不換。寶玉不換，只得罷了。家下僕婦們將帶著行路的茶壺茶杯，十錦屜盒，各樣小食端來，鳳姐等吃過茶，待他們收拾完畢，便起身上車。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，賞了本村主人。庄婦等來叩賞。鳳姐并不在意，寶玉卻留心看時，內中并無二丫頭。一時

上了車，出來走不多遠，只見迎頭二丫頭怀里抱著他小兄弟，同著幾個小女孩子說笑而來。寶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，料是眾人不依的，少不得以目相送，爭奈車輕馬快，一時展眼無蹤。

走不多時，仍又跟上大殯了。早有前面法鼓金鐃，幢幡寶蓋：鐵檻寺接靈眾僧齊至。少時到入寺中，另演佛事，重設香壇。安靈于內殿偏室之中，寶珠安于里寢室相伴。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，也有扰飯的，也有不吃飯而辭的，一應謝過乏，從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，至未末時分方才散盡了。里面的堂客皆是鳳姐張羅接待，先從顯官誥命散起，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。只有幾個親戚是至近的，等做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。那時邢，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來家，也便就要進城。王夫人要帶寶玉去，寶玉乍到郊外，那里肯回去，只要跟鳳姐住著。王夫人無法，只得交與鳳姐便回來了。原來這鐵檻寺原是宁榮二公當日修造，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布施，以備京中老了人口，在此便宜寄放。其中陰陽兩宅俱已預備妥貼，好為送靈人口寄居。不想如今後輩人口繁盛，其中貧富不一，或性情參商：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，便住在這里了，有那尚排場有錢勢的，只說這里不方便，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個下處，為事畢宴退之所。即今秦氏之喪，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榻，獨有鳳姐嫌不方便，因而早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，騰出兩間房子來作下處。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庵，因他廟里做的饅頭好，就起了這個渾號，離鐵檻寺不遠。當下和尚工課已完，奠過茶飯，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。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著女親，自己便辭了眾人，帶了寶玉，秦鐘往水月庵來。原來秦業年邁多病，不能在此，只命秦鐘等待安靈罷了。那秦鐘便只跟著鳳姐，寶玉，一時到了水月庵，淨虛帶領智善，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，大家見過。鳳姐等來至淨室更衣淨手畢，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，模樣兒越發出息了，因說道：“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里去？”淨虛道：“可是這幾天都沒工夫，因胡老爺府里產了公子，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里，叫請幾位師父念三日《血盆經》，忙的沒個空兒，就沒來請奶奶的安。”不言老尼陪著鳳姐。且說秦鐘，寶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，因見智能過來，寶玉笑道：“能兒來了。”秦鐘道：“理那東西作什麼？”寶玉笑道：“你別弄鬼，那一日在老太太屋里，一個人沒有，你摟著他作什麼？這會子還哄我。”秦鐘笑道：“這可是沒有的話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有沒有也不管你，你只叫住他倒碗茶來我吃，就丟開手。”秦鐘笑道：“這又奇了，你叫他倒去，還怕他不倒？何必要我說呢。”寶玉道：“我叫他倒的是無情意的，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。”秦鐘只得說道：“能兒，倒碗茶來給我。”那智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，無人不識，因常與寶玉秦鐘頑笑。他如今大了，漸知風月，便看上了秦鐘人物風流，那秦鐘也极愛他妍媚，二人雖未上手，卻已情投意合了。今智能見了秦鐘，心眼俱開，走去倒了茶來。秦鐘笑道：“給我。”寶玉叫：“給我！”智

能兒抿嘴笑道：“一碗茶也爭，我難道手里有蜜！”寶玉先搶得了，吃著，方要問話，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茶碟子，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果點心。他兩個那里吃這些東西，坐一坐仍出來頑耍。

鳳姐也略坐片時，便回至淨室歇息，老尼相送。此時眾婆娘媳婦見無事，都陸續散了，自去歇息，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常侍小婢，老尼便趁机說道：“我正有一事，要到府里求太太，先請奶奶一個示下。”鳳姐因問何事。老尼道：“阿彌陀佛！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內善才庵內出家的時節，那時有個施主姓張，是大財主。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，那年都往我廟里來進香，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。那李衙內一心看上，要娶金哥，打發人來求親，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。張家若退親，又怕守備不依，因此說已有了人家。誰知李公子執意不依，定要娶他女兒，張家正無計策，兩處為難。不想守備家聽了此言，也不管青紅皂白，便來作踐辱罵，說一個女兒許幾家，偏不許退定禮，就打官司告狀起來。那張家急了，只得著人上京來尋門路，賭氣偏要退定禮。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，可以求太太與老爺說聲，打發一封書去，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，不怕那守備不依。若是肯行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願。”

鳳姐聽了笑道：“這事倒不大，只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。”老尼道：“太太不管，奶奶也可以主張了。”鳳姐聽說笑道：“我也不等銀子使，也不做這樣的事。”淨虛聽了，打去妄想，半晌歎道：“雖如此說，張家已知我來求府里，如今不管這事，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，不希罕他的謝禮，倒象府里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。”

鳳姐聽了這話，便發了興頭，說道：“你是素日知道我的，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，憑是什麼事，我說要行就行。你叫他拿三千銀子來，我就替他出這口氣。”老尼聽說，喜不自禁，忙說：“有，有！這個不難。”鳳姐又道：“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牽的圖銀子。這三千銀子，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廝作盤纏，使他賺幾個辛苦錢，我一個錢也不要他的。便是三萬兩，我此刻也拿的出來。”老尼連忙答應，又說道：“既如此，奶奶明日就開恩也罷了。”鳳姐道：“你瞧瞧我忙的，那一處少了我？既應了你，自然快快的了結。”老尼道：“這點子事，在別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麼樣，若是奶奶的跟前，再添上些也不夠奶奶一發揮的。只是俗語說的，‘能者多勞’，太太因大小事見奶奶妥貼，越性都推給奶奶了，奶奶也要保重金体才是。”一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，也不顧勞乏，更攀談起來。

誰想秦鐘趁黑無人，來尋智能。剛至後面房中，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，秦鐘跑來便摟著親嘴。智能急的跺腳說：“這算什麼！再這麼我就叫喚。”秦鐘求道：“好人，我已急死了。你今兒再不依，我就死在這里。”智能道：“你想怎樣？除非等我出了這牢坑，離了這些人，才依你。”秦鐘道：“這也容易，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。”說著，一口吹了燈，滿屋漆黑，將智能抱到炕上，就雲雨起來。那智能百般的掙挫不起，又不好叫的，少不得依他了。正在得趣，只見一人進來，將他二人按住，也不則聲。二人不知是誰，唬的不敢動一動。只聽那人嗤的一聲，掌不住笑了，二人聽聲方知是寶玉。秦鐘連忙起來，抱怨道：“這算什麼？”寶玉笑道：“你倒不依，咱們就叫喊起來。”羞的智能趁黑地跑了。寶玉拉了秦鐘出來道：“你可還和我強？”秦鐘笑道：“好人，你只別嚷的眾人知道，你要怎樣我都依你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這會子也不用說，等一會睡下，再細細的算帳。”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，鳳姐在里間，秦鐘寶玉在外間，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，打鋪坐更。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，便等寶玉睡下，命人拿來塞在自己枕邊。寶玉不知與秦鐘算何帳目，未見真切，未曾記得，此是疑案，不敢纂創。

一宿無話。至次日一早，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寶玉，又命多穿兩件衣服，無事宁可回去。寶玉那里肯回去，又有秦鐘戀著智能，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。鳳姐想了一想：凡喪儀大事雖妥，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插，可以指此再住一日，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，二則又可以完淨虛那事，三則順了寶玉的心，賈母聽見，豈不歡喜？因有此三益，便向寶玉道：“我的事都完了，你要在這里逛，少不得越性辛苦一日罷了，明兒可是定要走的了。”寶玉聽說，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：“只住一日，明兒必回去的。”于是又住了一夜。

鳳姐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，說與來旺兒。來旺兒心中俱已明白，急忙進城找著主文的相公，假託賈璉所囑，修書一封，連夜往長安縣來，不過百里路程，兩日工夫俱已妥協。那節度使名喚雲光，久見賈府之情，這點小事，豈有不允之理，給了回書，旺兒回來。且不在話下。

卻說鳳姐等又過一日，次日方別了老尼，著他三日後往府里去討信。那秦鐘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，背地里多少幽期密約，俱不用細述，只得含恨而別。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。寶珠執意不肯回家，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。後回再見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